

嘆息橋畔

作者：王玉佩

到達威尼斯的時候，正是夕陽在天。

威尼斯已染漾上一片金黃，暮色中我沉醉在這個浪漫旖旎的水都。

威尼斯真是一個引人遐想且不可思議的都市，整座城都浸泡在海河之中；它位於亞德里亞海的內海灣內，三面為陸，一面臨海，由一百一十八座小島組成，小島間由大約一百七十多條寬狹不同的運河水道相繫，這便是它的「馬路」，所以，在此除了極少數的小型汽車、電車外，船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。

我們登上一艘小型渡輪，駕駛渡輪的義大利中年漢子，深邃黝黑的眸子，直勾勾的，看起來有些森然，好在臉上的笑容，還蠻親切的。

渡輪由陳舊的小碼頭出發，緩緩前行，沿「路」兩旁浸在水中的巨宅華廈，年代已遠，因河水浸蝕，屋牆大多斑斑駁駁，然而仍不掩她當年金碧輝煌、風華絕代的姿態。尖尖的屋頂、窗櫺上、屋前的水中花園，紅花熾豔，正兀自怒放著；透過枝葉，葡萄架上成串的果實隱約可見。白色的窗帷，雖然有些泛黃，而配在鑲金的窗框上，一點也不減她的神采。每家屋前豎著木樁，那是泊私家小舟用。小部份室內透過窗帷、燭光搖曳，人影可見，而大部分的住宅，卻早已人去樓空。導遊一會指著這棟巨廈，說是某某巨商大賈曾住過；一會兒又指著另一棟，說是馬可波羅的故居。我目不暇給的搜索著一幢幢曾經繁華一時的商業藝術古城，努力想尋覓些歷史的痕跡。只見巍峨的教堂依舊，華麗的建築如昔，然而「威尼斯商人」何在？我並不欣賞莎士比亞筆下爾虞我詐的市儈大賈，而當時熙來人往的盛況，却曾是我魂牽夢縈的期盼；而今，佇立江上，但見滾滾流水，而昔日已杳，人事代謝，往來已成古今。

真的，威尼斯似乎像個繁華落盡高貴的怨婦，傾訴著如江水般悠悠的寂寞，儘管遊人如織，訪客絡繹，內心的那部份落寞寂寥却是掩也掩不住的。王謝堂前的燕子，終歸要飛入尋常百姓家。人生如一首樂曲，曲終人散，誰也奈何不了冥冥中的定數。儘管走過繁盛豐盈的時空，而命運早就在另一頭，款款相迎。不變的是，永恒的山川風月，就如眼前翻起的白浪，自古雖已淘盡多少風流，而最終仍將和天邊即逝的一抹殘霞同歸於永恒。即使流水圍繞著威尼斯如稚子，而此時的威尼斯却正下陷中，她無視世人的關注，正一步步走向滅亡。有一天，她將會被曾經呵護她千百年的「母親」所吞噬，想到那一天到來的情形，我的心情不由悵鬱起來。

此時前面的水道豁然開闊，渡輪加快了速度朝前奔去，在遼闊的聖馬可運河上，視野千里，一汪江水霞光點點，渡輪、小舟御風而行，在餘暉映照下，蔚成一幅海上美景。

「聖馬可廣場到了！」

一陣歡呼聲，我們到了全城最繁華熱鬧的地區。這個長方形的廣場占地約十多公頃，除了碼頭外，其餘三面陸地被整齊壯觀的五樓建築圍繞。而聞名的拜占

庭式聖馬可大教堂矗立其中，雕刻、壁畫飛躍生動，栩栩如生。鐘聲上這時不期然傳來肅穆悠揚的鐘聲，我朝大教堂正面的大鐘瞧去，指針正指在第十六時的位置，這是十五世紀製造的，別緻的是，上面的刻度是廿四格，晝夜時間全可以在鐘面看清楚。

廣場上的鴿子與人潮，是這趟歐遊中所見最多的，你祇要買一包玉蜀黍，立刻可以享受到羣鴿的熱烈親暱。廣場一角可容數百人的露天咖啡座上，有一團水準不錯的樂隊正演奏著優美動聽的樂聲。

轉入廣場的巷道內，我終於來到嚮往已久的嘆息橋畔。威尼斯有近四百座的大小橋樑，而嘆息橋却是最讓人思之神傷的。

嘆息橋，多淒迷、多哀傷的名字，行在雕刻精巧的白石橋上，心情意外沉重。橋左白森森的建築是中世紀審判犯人的法院，過了橋右邊同型的建築，便是死囚的水牢，是幾十間用粗鋼條和巨岩隔成的小囚室，裡面光線幽暗，牆上斑斕血跡隱約在目，粗重的鐐銬，註定了犯人到此必死的命運。一對生離死別的愛侶，一個父慈子孝的家庭，祇要由彼岸行過嘆息橋，此生便休矣！遙想大詩人拜倫當時命名的心情，怎不叫人嘆息流淚呢？

暴政專制是人世間最大的罪惡，而越古老的國家，百姓所肩負的苦難越多，這似乎是亙古不變的道理。想到昨天的羅馬遊，焚城的暴君尼祿；那人獸相爭，血淚斑斑的鬥獸場，專制者的荒淫無道淫誇的暴行，卻成爲現代人人爭睹的古蹟。時間是偉大的，歷史是殘酷公正的，它們總會爲世間留下不能抹滅的評價證據。

過了橋，再回首，發現有一對男女，卿卿我我並肩在橋岸邊濯足戲水，一副陶醉的樣子；他們似乎早已忘了嘆息橋上一段段傷心的故事，我默默地注視著他們眼眉含情，此時黑色的舟子正由橋下穿梭而來。尖底的船身漆黑，兩端尖尖長長的向上翹，一舟五人，而擺渡人打扮得花俏搶眼：頭頂戴著繫有紅絲帶的白色草帽，頸上還紮了一條鮮豔欲燃的絲巾，一枝篙一葉槳，小舟便從從容容地行駛在威尼斯的「大街小巷」。不一會，擺渡人扯開嗓子高歌一曲意大利悅耳溫馨的民謠；尤其夜晚一到，星月在水，和著微風穿過一座座半圓形拱橋，歌聲便迴蕩在溫柔的水夜中。

然而誰又知道這個名喚「Gondola」的扁舟，古代一度祇是載運黑死病屍體至外海的運輸工具！那時黑色，是死亡哀傷的表徵，如今黑色的小舟上滿載的是歡樂，在往來的鬧市中，竟成了威尼斯特有旖旎浪漫的景致呢！

六朝繁華原如夢，威尼斯不也是嗎？我不禁輕吟著唐朝詩人崔惠童的「一月人生笑幾回，相逢相值且銜杯，眼看春色如涼水，今日殘花昨日開。」收拾起「逝者如斯」的感傷，振衣裳，我邁步向下一個旅程。

（選自王玉佩著《風景人生》，草根出版社，2006年出版）

導讀：

作者王玉佩，現任教正修科技大學，美國中央密蘇里州立大學碩士，曾任公職、報社記者、副刊編輯、主任，中國文藝協會南部分會理事長，曾多次獲全國性（散文類及小說類）文學獎；著有：小說集/《水泥蟲》、《枝頭上的烏鴉》、《美國仙丹》、《維納斯的夢魘》、《桃花記源》；散文集/《深情》、《明月天地心》、《春天的感覺》、《風景人生》等十餘冊，諸多作品被收錄於文學選集及國、高中課外讀本中。

〈嘆息橋畔〉應算是旅遊文學。全文作者寫出義大利威尼斯旅行所見所感。旅遊文學不同於一般的遊記僅單純的描寫景物。旅遊文學應是藉景抒情；藉著景物的呈現描寫，來抒發作者己身對景物的看法，引出真正為文的主題，故一定要言之有物。作者破題僅一句話看似寫到達時間，其實暗示「威尼斯」的下沉未落正如將下沉的夕陽。首先，作者介紹威尼斯的地理位置、特殊的交通景觀、工具，然後在行船至「聖馬可廣場」中水域途中，漸次鋪陳威尼斯過去繁華鼎盛的歷史，作者藉著斑駁正在下沉的巨宅華夏，無情的悠悠江水，點出「王謝堂前燕」的落寞及對歷史生命的喟嘆。中段至「聖馬可廣場」，對廣場熱鬧氣氛的描寫，烘托出令人神傷的「嘆息橋」主景，作者的重點在嘆息橋畔的監獄，除痛斥暴政的罪惡，並採用對比的手法，寫眼前青年男女在橋邊濯足戲水陶醉的樣子；同時又舉出眼前許多男女遊客人生在「Gondola」的扁舟，享受著清風明月，及船夫悅耳溫馨的歌聲之餘，那裡知道「Gondola」扁舟竟是古代裝屍體的小舟，反諷之意頗值玩味。最後一段，作者藉著崔惠童的詩句，表達出「今日殘花昨日開」的感慨，全文充滿濃郁的感傷。

品味時間：

- 一、你讀完〈嘆息橋畔〉，有何感想？
- 二、你也有出遊經驗嗎？是否也可試著寫一篇類似文章，但請注意不要寫成單純遊記？要有主題有內涵，才算是旅遊文學。